

祖国颂

陈思炳

十月，碧空如洗，澄澈辽阔；十月，大地鎏金，枝头缀满丰收硕果。喜庆的红灯笼，祈福祖国岁岁吉祥；欢快的锣鼓声，温热万家百姓心窝。今朝，我们迎来新中国七十七华诞，这是十四亿中华儿女共同欢庆的盛大佳节。长城巍峨、昆仑莽莽，昂首礼赞盛世；长江奔涌、黄河激荡，欢腾奏响凯歌，五湖四海同声唱响《同一首歌》：“祖国——，祝您生日快乐！”

今日之新中国，历经七十七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一路走来，纵然有乱云飞渡、阴霾蔽日，纵然有山重水复、艰难坎坷，但初心如磐、信念如钢、步履不歇。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央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精准赋能“三农”、助力富民兴农，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全面免征，义务教育实现全面免费，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政策落地惠民，种种福祉皆是华夏未有之盛举。曾经温饱不足的乡亲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人民群众真切体悟改革开放的蓬勃生机，切身感受小康生活的烟火暖意与幸福滋味；奋进崛起的祖国，愈发彰显大国尊严、坚定主权立场、彰显硬核实力、挺立巍峨姿态！祖国啊——母亲！值此七十七华诞，十四亿华夏儿女举杯同庆、共贺盛辰。我们心底迸发的，不仅是真挚的祝词、嘹亮的颂歌，更有亿万儿女奔赴未来的憧憬与畅想，更有接续奋斗、与时俱进、勇毅前行的赤诚承诺。

一组组跳动的发展数据，一项项亮眼的建设成就，一幅幅鲜活的时代画卷，生动续写着党带领人民同心同德、攻坚克难，以智慧耕犁、以汗水浇灌、以奋斗铸就美好生活的壮阔篇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新兴产业蓬勃崛起，创新型国家建设硕果累累。“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探月、“蛟龙”深潜，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惊艳世界，屡屡收获国际瞩目与赞誉！民生福祉持续提质增效，城乡就业岗位稳步增加，高龄老人普惠享受养老补贴；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落地见效，让扎根大城市拼搏的青年群体不再受住房难题困扰。生态保护扎实推进、绿色发展纵深提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直播电商蓬勃兴起，低碳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蔚然成风……一系列暖心惠民的务实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七十七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大国发展底气十足、步履铿锵！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淬炼出新时代人民公仆的崇高品格与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进军。亿万人民同心同向、万众一心，逐梦前行、聚力圆梦，满怀热忱、步履昂扬！待到祖国母亲百年华诞之时，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亿万儿女的美好夙愿，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夜幕降临，村庄里的路灯亮了起来，农舍的窗户里透出暖黄的光。周叔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手机里的农技培训视频，阿姨在一旁纳着鞋底，偶尔抬头说一句：“明天去县里开会，记得带上咱家的稻种样本。”周叔应了一声，目光越过院墙，望向远处的稻田，月光下，稻浪轻轻起伏，仿佛是大地在呼吸。

皖西的大地，从来都不是沉默的。从大别山的烽火岁月，到如今乡村振兴的新篇，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肌理，都藏着生机。那些在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那些在茶园里翻飞的手指，那些在电脑前核对订单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广场上欢笑的孩子门，这都是这片大地上的新故事，它们比旧年的账册更鲜活，比往日的传说更动人。

风又起了，稻浪依旧沙沙地响，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又像是在期待着什么。皖西的秋，从来都不是萧瑟的，它是丰收的，是希望的，是无数皖西人民用双手耕耘出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包容的季节，见过花落，亦守得住硕果；历经寒凉，仍保有澄澈。落叶不是落幕，是另一种新生。

诗词里岁岁流转的秋，本是土地与岁月托举出来的。我总盼着回乡，想在田埂间寻得书中的秋意。

车至村口，风干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露水打湿裤脚。满眼果实沉甸甸，恍然念起“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可脚步忽然顿住，推土机碾过泥土，旧日弯弯曲曲的老田埂，被平整的黄土吞没。年少时歌啷、摘野果的土埂，已然不复存在。

老堰沟只剩半截残岸，沟边野菊开得金灿灿，风过花香浮动，想起“菊花须插满头归”。从前秋收间隙，父辈坐在此处抽烟闲谈，孩童摘菊嬉闹。如今花依旧，石上长满荒草，不见故人身影。

乌鸦掠过村庄，落在新栽的树苗上。那棵曾供寒鸦栖宿的老槐树早已伐去，石上长满荒草，不见故人身影。

庄稼依旧成熟，瓜果飘香，青山流水不改，白草红叶黄花年年如约。只是土地换了模样，田畴规整，道路平直。旧埂、老沟、老树，连同一同看秋的故人，都湮没在时代尘埃里。上的诗句还在，可故乡那一段秋天，再也无处落脚。

皖西大地的秋

李先斌

茶要发去上海，还有二十斤要寄给北京的老客户。”负责打包的小李埋头苦干，手里的胶带撕得哗哗响，他去年刚从合肥的大学毕业，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来帮家里打理茶园，如今合作社的线上店铺，月销额已破了十万元。

山脚下的村庄里，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村口的文化广场上，几个老人正跟着音响打太极，旁边的小孩追着蝴蝶跑，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广场边的农家书屋，几个放学的孩子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管理员王阿姨在一旁整理着新到的图书，有农业科技类的，也有儿童绘本。“现在村里通了宽带，孩子们放学就

能来这儿看书，比窝在家里玩手机强。”王阿姨笑着说。她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最显眼的位置，放着几本关于皖西革命历史的书，封面上的红旗，在阳光下格外鲜亮。

傍晚时分，夕阳把大别山的轮廓染成了金色。山脚下的公路上，一辆辆货车正往外地运送农产品，有金寨的灵芝、霍山的石斛，还有舒城的小兰花。司机老陈刚卸完一车货，靠在车门上抽烟，望着远处的稻田，对旁边的司机说：“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运货得颠半天，现在路修好了，半天就能到合肥，再往南，还能直接上高速，发往全国各地。”

诗词里的秋意

张正旭

入秋之后，风渐渐柔和，白日燥热散尽，唯有夜的凉意真切扑面。晚风穿巷，月色铺地，秋藏在古人的字句之间，缓缓晕开一季的清肃与温柔。我们读秋，读的不全是萧瑟，更是人间烟火沉淀下来的从容。

秋夜最是动人。王建写道：“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月光如薄霜覆满小庭，鸦雀归巢，万籁俱寂。夜深，秋露悄然浸润桂花，淡淡甜香漫遍庭中。这份秋，安静内敛，自有风骨。杜牧笔下的秋夜多了几分松弛：“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石阶浸满晚风，抬眼仰望星河，俗世疲惫尽数消散。秋天从不催人感伤，只是教人慢下来，与岁月安然相处。

秋有清寂夜景，亦有豁达胸襟。世人常悲秋光寥落，苏轼却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春夏繁花终会凋零，深秋却是果实垂枝、丰盈饱满的收获时节。人走过半生风雨，褪去年少莽撞，恰如深秋，洗尽浮华，归于踏实。

书，是越读越厚的。儿时读书，总是想读得越快越好。于是，我常常把读过的书攥在一起，与它比高矮。小小的我，假若哪天能读完与自己一样高的书，那可就算上大学回家了。刚开始，书堆是那样矮小，薄薄的几本旧童话书，像刚冒出头的小嫩芽，怯生生地趴在我脚边。后来，书堆到了小腿，到膝盖，到肩膀，再后来，我的身高不再增长，阅读依旧在继续。我早已停止了和书比高的幼稚游戏。家中三个书架放得满满当当，如果把它们搬起来，不仅比我高，简直会像翠竹一般长到天上去。输给书，我心服口服。

书架上的书虽然有些已经微泛黄，略显陈旧，但文字带来的感悟与思考，永远是崭新的。世界上不会过期的东西，除了美酒，还有文字。这些肃穆而立的书在提醒我，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书在默默地等着我。生活中，能言者寥寥。而书，本都是我的好友。

诸多书籍中，对我来说，最有难度的莫属历史书。

历史的严肃性一部分在于事实无法改变，尊重真实就是尊重历史。阅读时需要站在当时的社会角度去看问题，不能总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批判古人，故读史必须要时刻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与客观，不多时就觉得疲乏劳累。而且各类史书卷帙浩繁，简直一辈子也读不完。就中国历史来说，那些长长短短存在过的王

翻了一下身，擦去嘴角的口水，梦里的香甜触手可及。我闻到了厨房里隐约的菜籽油香，铲子在铁锅里的碰撞，还有淡淡的鸡蛋的焦香味，是母亲在为我准备学前的早餐了。其间，我还听到父亲隐隐的咳嗽，盖子落在杯沿的脆响，烟和茶是他每天的第一束阳光。同或，我还听到了汽车和电瓶车驶过的低沉的轰鸣。不对呀，何时有了机动车呢？我睁开眼，朦朦胧，也不是我那挂起粗布蚊帐的架子床和沁凉的竹席。哦，当下已非当初的那段时光和那林木簇拥中的灰灰白墙，它，距今已有四十多个春秋！

又是一个旧梦，真切得让我还想再躺下去，静静地去回味。

夏日似乎最容易怀旧，在钢筋水泥交织的燥热中，逆来顺受着空调的施舍，不时牵挂起老家清亮的小河、欢蹦的鱼虾、婉转的鸟鸣，敞亮开阔的灰瓦泥巴墙，还有随风飘散的干辣椒煎鱼、蒸红薯、咸菜炒干子等各色香气。

这份记忆在一段时间内常常充斥着我不丰衣足食却又有些寡淡无味的生活。为了难以释怀的那份回忆和惦念，

撞，恰如深秋，洗尽浮华，归于踏实。

秋日的傲骨，绽放在寒霜之下。百花大多赴春而开，唯有菊花迎风怒放。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写尽菊花逆势而生的热烈坚韧。秋也不全是清冷，杜牧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写尽俗世里难得的洒脱。世事烦扰无数，遇良辰美景，便该尽兴欢愉，不计得失。

白朴《天净沙·秋》几笔勾勒秋之画卷：“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落日残霞，老树寒鸦，飞鸿掠空，满纸悠远清寂。可秋并不只有苍凉，“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枯草与繁花相映，清冷中藏着绚烂，凋零亦是万物敛藏的过渡。白居易的秋夜小巧可爱：“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草叶凝露如珠，弯月悬于夜空，不热不寒，满是静谧温柔。

古人写秋，写月色草木，写风霜人心，写遍秋的清寂、热烈、豁达。秋是最懂

与书共生

台启飞

朝，大小事件以及各种人物都让我眼花缭乱，只好将中国朝代排序表打印一份，贴在书桌前，对照着读，才算有点眉目。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一捧起书，半天时间转眼而过，直到肚子“咕咕”发出抗议，我才从秦或唐中抽身出来，匆匆吃碗现代饭，便又去为嬴政统一六国喝彩了。

相对容易读的则是小说，这也是我最爱的一类书。

好的小说会调动读者丰富的感性神经，我的情绪便跟着故事情节起伏起伏。看到书中的有趣处，我会欢喜非常，捧腹大笑；至悲惨处，则越读越难过，最后忍不住落泪。严重时甚至哭到头晕眼花，这时只能放下书本走出房间吹吹清风，望望明月，抒怀排忧。好在家人对我的行为见怪不怪，才不至于产生太大的风波。只有妈妈偶尔皱眉头说：“马上都要成书呆子了！”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掸去书上的灰尘，把我乱扔的书合起来，整齐地码在书架上。她尊重我，更尊重书。

牵挂

丁文新

我牢牢守护着老家空洞而衰败的老屋。每年的清明，以及顺道之便，都要打开已锈蚀的那把挂锁，在灰尘厚积的冰铜冷灶、桌椅板凳、床铺箱柜中冥想。那块挂在墙上已裂纹斑斑的玻璃相册里，一副副面容还一如既往地绽放着，有慈祥的皱纹，有少年的稚气，有大合影的圆满。而此刻，在一缕残阳的映射下，却像一把刀戳着我的心上一阵阵疼痛，眼前的世界在漫天的雨雾中四分五裂。

终究，我还是扛不住岁月的残酷，眼瞅着老屋一次次次风雨飘摇中倒下，让我永远失去了那份聊以慰藉的寄托。也曾想重起炉灶，也曾想在某个可以心淡如菊的年纪，再在这方热土上重温旧梦，但最终还是收起了奢望，在一次次回乡时的彷徨、思念中叹息。

生活始终前行着，牵挂是行走的灯塔，除了回忆，还有今夕。就像当前，我的牵挂抵达了杭城。

这几年，杭州每年必去一趟，每年春节，和儿子都要团聚几日。

毕业后，儿子怀揣着音乐梦想直

皖西的秋，来得比别处更沉实些。

晨雾刚漫过舒城的山坳，老槐树的叶子还沾着清晨的露珠，山脚下的稻田已泛出金色的稻浪，风一吹，稻穗沙沙地响，像是在低声念着旧年的账本，又像是在报着新岁的喜悦。

山路上，几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往村里送农资，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路上，发出脆响。

领头的老周是县农技站的，手里攥着一沓印着新品种介绍的彩页。见了田埂上歇脚的张大爷便笑着递过去：“张叔，今年的‘徽两优’稻种，亩产比去年的能多收百把斤。”张大爷接过彩页，眯着眼看了半晌，又抬头望了望自家的稻田，嘴角的笑纹便漾开了：“去年我试种了两分地，收的谷子比往年饱满，今年全换这个种子。”

不远处，六安瓜片的茶园里，采茶女的手在茶枝间翩跹起舞，嫩绿的芽叶落在竹篮里，积了半小篮。茶园边的合作社办公室，几个年轻人正对着电脑核对订单，屏幕上的数字跳得飞快。“这批明前

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在小镇上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是小镇美丽乡村建设中最高档的别墅！春天装潢好，秋天入住。在这秋日的清晨，拉开朝南的电动落地窗帘，推开窗户，沏一杯香茗，一抹清透的凉意扑面而来。但见S325、S244交叉处，薄雾袅袅，萦绕在田野、树梢与村庄之间，像一层轻柔的白纱，朦胧了世间烟火。朝阳缓缓升起，温柔的金光穿透薄雾，洒在大门前桂花树深绿的枝叶上，滚动的露珠折射出细碎的星光。风轻拂过，露珠簌簌坠落，碎了一地晨光。空气里满是清爽通透的气息，深吸一口，五脏六腑都被涤荡得干净澄澈，所有的浮躁，都在这秋日晨光里悄然消散。

这几年，家乡小镇的面貌日新月异，农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甜！取消了农业税，农人们身上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激发了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或流转出土地，专心经商；或流入土地，规模化种地；老人们进入小镇养毛厂，捡毛赚钱；更多的农户养殖龙虾、种植水稻，种植养殖两不误，土地效益大大提升。政府积极引导、科学规划，农人们积极配合、踏实苦干，硬生生在贫穷的底色上，画出了锦绣的新农村画卷！

走出别墅小院，最能感受到秋风是秋日最温柔的笔触，涂黄了别墅群南边那本来贫瘠的田野。用心感受这秋风，它不像春风那般轻柔羞怯，也不似夏风那般燥热汹涌，更不若冬风那般凛冽刺骨。秋日的风，温润又清朗，掠过桂花林，便染遍大地。翠绿的杨树枝叶慢慢晕开浅黄，层层叠叠的色彩交织在一起，沐浴着秋风。偶尔飘落的落叶，从容、潇洒，它们告别盛夏的繁盛，坦然接受岁月的更迭，归于泥土，静待来年新生。那不是落幕的悲凉，那都是秋天精心书写的诗行啊！

年轻时干过多年的农活，对田野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索性去田野转转。家乡别墅群前面的这片田野，经过农田改造，田间小路已变成宽宽的机耕路。漫步其间，但见秋日的田野，稻浪间烟火与丰收诗意。稻穗沉弯腰，满目鎏金翻滚，清风过处，稻浪滔滔。田埂边的雏菊悄然绽放，素白、浅黄的小花，不畏微凉秋风，静静盛开，淡雅清丽，自成风景。前面的村庄，一大片柿子树，枝头的柿子红彤彤挂满树梢，像一盏盏小巧的灯笼，点亮了秋日的田野。累累硕果，盈盈秋色，皆是时光耕耘的馈赠，是岁月沉淀的温柔。

我喜欢秋天，喜欢在这安静的时空里思索。不知不觉，我的人生秋季也缓慢而温柔地到来。但我固执地认为完全不必“自古逢秋悲寂寥”。大半生的沉淀，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变得成熟、稳重，恰似这秋日，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诗意。天高云淡，万里晴空，澄澈明净，舒展悠然，温柔又治愈。我们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只剩下静谧安然。我们不再多言，却自带风骨；我们褪去了浮华，却沉淀了本心。我们学会了从容接纳岁月更迭，坦然面对得失起落。我们懂得：繁华落尽皆是寻常，历经沉淀方得安然。

当喧嚣退场，恬淡来临时，让我们在秋风里互道一句：愿岁月安好。

与时光作笔交易

岳长春

进入中年之后，父亲头上突然冒出了白发。这让一向比较讲究形象的他，很是苦恼。

父亲常常会说，我们家里的基因是很不错的，还说我爷爷四十多岁的时候，没有一根白发来找他。为此，父亲一直都很自信白发是找不到他的头上来的。父亲的自信，我从来学不会。虽然我也曾很坚信他说过的话，不过当所有的坚信都让如今偶尔偷跑出来的几根白发打败时，我放弃了幻想。要知道，我今年才三十不到哩！

自信大多会被现实中的各种琐碎来来回回地冲击，直到将其击碎。基因再强大，到底还是抵不过时光的无情侵袭。具体打算是父亲四十五岁的哪一天了，悄然出现在鬓边的几根白发，终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他根本来不及郁闷，翻出母亲的眉毛夹，对着镜子就是一通拔。

银白的头发脱离头皮的瞬间，会发出“破”的一声细微的声响。就像开啤酒瓶，瓶盖应声落地发出的声音，往往会让酒客感到兴奋和上瘾。被带出透明毛囊所制造出的响声，同样刺激着父亲的神经，神经则操控着他继续寻找。被他捏在手中的银色金属夹子，好似成为了他对抗时间的武器。而他拔下的，却不再只是白发了，那可全都是岁月向他投掷过来的冰冷的蔑视啊！

久而久之，不仅是父亲亲力亲为，他休息的时候，遇到自己拔不到的盲区，也经常会喊我搭把手。问题是那时的我，年幼，贪玩，无丝毫耐心，哪里愿意干那种无聊的事情。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和我做起交易：一根白发，一毛钱。

有甜头可尝，我自然就很愉快地开始“工作”了。我手持夹子，凑近父亲的脑袋，仔仔细细地在他头上寻觅着白发的踪迹。乖巧地低着头，父亲如同变成了一个乖巧的小男孩儿，任凭我的一双小手在他头上肆意翻弄，也绝不生气。

不小心错拔了黑发的事情，时有发生。怎么办？情急之下，我向来都是偷偷从背后丢掉，精准命中白发时，脸上必然写满了洋洋得意，迫不及待地将父亲眼前炫耀，讨表扬。

无论金额多少，每一次的交易，都有兑现，这是我可以清楚记得的。我还清楚记得，再后来，父亲头上的白发，发了疯似的长，越来越多，多到他不再敢长了。

从此以后，我被父亲解雇，永久地失业了。

